

《十一月學生任務05-忙碌聖誕節》

現在時間，下午三點整。

剛結束了一場熱鬧的雪球戰，天還沒黑就回到寢室，洗去一身汗水只是前置作業，烘乾頭髮，在書桌前坐下，伴隨著化妝盒的開啟，少女們的戰場正式拉開序幕。

打扮是一門藝術，妝容是女性的鎧甲，即使她不必投身暗潮洶湧的社交會場，卻還是為了別的理由磨練了各種打扮技巧。

基礎保養是重點，肌膚是一切的基礎，妝容再怎麼精緻華麗，膚質不好都是徒勞，即使年輕就是本錢，也要確實保養才能維持住那份光澤與水潤。

畢竟天底下沒有醜女人，只有懶女人，不是嗎？

搭配膚色調和的肉色液體隨著海綿按壓逐漸覆蓋臉頰，柔軟的刷子滑過，細密的粉末輕輕落下，眉筆劃過眉毛，順著輪廓加深，最後用眉刷刷過，讓顏色均勻些。

眼影用小刷子輕輕壓上眼皮，眼線順著眼睛輪廓勾起，更加強調了那雙上揚的貓兒眼，刷睫毛時要忍住別眨眼，不然剛才的步驟就得重複一遍，麻煩又傷皮膚。

一點腮紅與修容，最後擦上口紅，輕輕一抿，讓顏色融合的更加自然柔美。

化妝就像畫畫，步驟繁瑣又需要技巧，但也就是那句話，多練習多嘗試，熟能生巧各個領域通用，而且一旦找到樂趣，多麼麻煩都能樂在其中。

……當然，話是這麼說，她平常還是寧可把時間花在書本與頭髮上，要不是舞會也不會拿出久違的幹勁上全妝。

看著鏡子裡完妝的臉，儘管獲得了成就感，卻也同時的感到失落。

「……唉。」

搖搖頭，她站起身，打開衣櫃，取出了裝在防塵套裡的禮服，看著那柔軟的深紫布料，她還是止不住嘆息。

沒有舞伴，也不打算跳舞，為什麼要這麼努力的打扮呢？

想要變得可愛，所以認真打扮，但是變得可愛之後呢？

那個人又不在這裡。

每年的這個時候，他都會為她新訂製一套禮服。

從禮服到搭配的飾品鞋子，一手包辦。

飾品比較簡單，選擇喜歡的設計再交出大概的尺寸後等待就是了，麻煩的是禮服。

從泰勒先生手中接過的設計圖中選出一套造型，測量尺寸，選擇顏色與布料，以及更加細部的設計討論……等等，一道又一道工序，通常她只需要在被呼喚時給出回答，或站上墊高台，讓捲尺滑過身體，套上用珠針固定的未完成品，給出對於長度與鬆緊的感想就夠了。

畢竟她對這些細節完全沒概念，甚至可說是有些隨便，若不是對方堅持她都打算直接穿去年那套上場了，反正身材也沒什麼變，款式也沒過時到哪去。

而且訂製禮服要一直來來回回的確認這個確認那個，有些……不，超級麻煩。

「也不用買新的，穿去年的就好了啦。」

「穿舊衣服出席舞會是大忌，我可不允許這種低級的笑話發生在你身上。」

沒那麼嚴重吧。

她本想這麼說，但在看見對方認真的接近嚴肅的表情後還是乖乖的閉上了嘴，任憑他安排一切。

貴族社交的潛規則比倫敦地下鐵還複雜，縱然機靈如她也被搞得一頭霧水，儘管記住了卻很難實踐，畢竟西杜爾從沒要求她一定要遵守規矩，表現得像個符合貴族身份的淑女過。

『知道什麼時候該怎麼做就好，沒必要完全變成那種僵硬的樣子。』

結束了最後一次修改調整，她換回了原本的服裝，與西杜爾一起踏出了禮服店，非開學季的斜角巷人沒那多，可以牽著手慢慢散步而不至於被人潮淹沒。

而她突然想起了他說這句話時的表情。

有些煩躁，但更多的是無可奈何。

抬起頭，她看著身側的監護人，服裝搭配得宜，站姿無論何時都宛如出鞘利劍一般，銳利而挺拔。

從不表露出過多的情緒，得體的微笑與言詞，即使陷入了唇槍舌劍之中也始終維持著冷靜，就算吐出的是刀刃箭矢，也包覆著綾羅綢緞，一舉一動都無法挑出錯誤。

佩服是佩服，但更多時候，她都希望對方能在自己面前露出些許破綻。

「……很討厭嗎？」

忽地，頭頂上傳來的問句成為了鉤子，把她從胡思亂想中拖回現實，眨眨眼，她對上了他的視線，一如往常的平靜漠然，卻也能感覺到冰冷之下的情緒。

「討厭什麼？」

歪著頭回問，她剛剛完全走神了，若不是剛好停下腳步說不定連討厭都沒聽見。

「我給你訂做禮服，你很討厭嗎？」

青年輕聲的說著，他們站在小巷旁，那雙碧綠的眼睛盯著自己瞧，明明只是普通的問句，她卻感覺到了些許緊繃感，以及些微的焦慮。

雖然不知道對方為什麼而焦慮，但她此刻卻有些心虛。

畢竟真正的原因可不是諸如麻煩或很貴之類的。

「呃……」

忍不住挪開了視線，她有些猶豫著是否該說出真相，儘管早就說過了比那還大膽的話，此刻卻莫名的感到了害臊了起來。

沉默逐漸蔓延，眼角餘光中，他的表情依舊不變，但卻能依稀感覺到那被壓抑著的低落情緒。

就像被甩開了一直牽著的手似的，不知所措，卻無可奈何。

「……那麼討厭的話，以後就不……」

「沒有！不是！」

對方的話還沒講完就被她用力打斷，過於倉促的大喊就像犯錯的孩子，藉由著打斷對方的發言而為自己爭取一個解釋的機會。

「……」

他閉上了嘴，停在身上的注視宛如無聲的詢問，讓她有些坐立難安，但她一點都不想看見對方露出那樣寂寞的神情。

「……雖然要站著很久，還要確認這個確認那個的很麻煩，但你幫我做的這些事我從來都沒有討厭過，不如說很開心……真的很開心。」

低著頭，她伸出手抱住了他的腰，整個人靠進了那個有些冰冷的懷抱裡。

清冷的木質香氣鑽進鼻尖，雙手確實感受到對方的存在與溫度，狂躁的情緒緩緩退去，最後只留下那份真實。

「……你不在那裡，我討厭的是這點啊。」

把臉完全埋進了對方的懷裡，她輕聲的說，髮絲間露出的耳朵微微泛紅，拋去了害羞，剩下的只有莫名的委屈。

優雅的禮服，華麗的飾品，繁複的編髮，細緻的妝容，花了這麼多心思，努力變得優雅可愛，都只是想被你稱讚啊。

我討厭的是在那個時候，你不在我身邊而已。

「……」

沉默會讓時間變得漫長，她不敢抬頭去看對方的表情，只能安靜的把臉靠在他的胸前，聽著那沉穩有力的心跳，任由心底那份委屈與寂寞慢慢發酵。

「……我知道了。」

最後，她聽著青年輕聲的給出了回答，同時，他的手拍上了她的頭，然後往下滑，撫上了臉頰。順著對方的動作跟著抬起頭，她看著他，碧眸內一片平靜，方才的焦慮消失無蹤，甚至還多了點直白的溫柔。

「你一直都很可愛。」

接著，他傾下身，近乎呢喃的低語在耳邊響起，過於貼近的距離讓她下意識的縮起肩膀，差點忘了呼吸，什麼寂寞委屈全都忘了，只剩下那句溫柔的近乎甜美的話語。

不行。

不得了，犯規。

她摀住了耳朵，欲蓋彌彰的想要遮掩那不自然的潮紅與驚慌，卻躲不過精明的正氣師先生。

「……呵。」

似乎被她的反應給逗樂了，他輕笑了聲，重新站直身體，任由她把臉塞進懷裡，貼心的留給了她冷靜的時間。

太過分了，明知道我的心意還這樣欺負人。

她想，忍不住的鼓起臉頰，舉起拳頭咚咚的敲著對方的胸膛，但只換來更多的輕笑，以及安撫似的摸頭。
這個討厭的男人喔。

但，回憶有多溫柔，現實就有多令人失望。
換上那件輕飄飄的禮服，繫上白紗縫製的腰帶，橄欖石裝飾低調的點綴著，裙擺隨著動作輕輕搖曳，深紫色的夜空上閃爍著點點星光。

梳起頭髮，戴上飾品，擦上花果味的香水，在鏡子前轉了轉，一切大功告成，鏡子裡的她非常可愛，但那宛如湧泉般的失落卻止也止不住。

「法希兒～幫我～」

耳邊傳來了好閨蜜的呼喚，她閉了閉眼，輕拍了下臉頰，轉身朝室友走去時以掛上了以往的微笑。

『一位優秀的淑女，不管多麼失落多麼悲傷，都要抬頭挺胸，露出微笑，展現出美麗。』

『禮服與妝容是鎧甲，微笑與言語就是武器，拿出自信來，你可是品格高尚的淑女。』

嗯，我記得的。

為了能夠與你並肩，不管多麼失望，我都會露出微笑，讓自己像個優秀的淑女。

不過……

替閨蜜挽著頭髮，嬉笑著說話的同時，她還是忍不住放鬆了背脊，靠在好友肩上，悄悄的嘆了口氣。

這樣寂寞的聖誕節還有三次。

啊啊，好想快點長大啊。

END.



